

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所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
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諸御已諫上築臺說苑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
諫者皆死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諫王其
耦曰吾聞說人主者皆間暇之人令子特草茅之人諸御已曰
君與予同耕則此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
入見莊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對曰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
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費
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臣聞虞不用宮之奇
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
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不用蹇叔之

言而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
王教於世而周室卑此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
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說
寡人者不足以動吾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
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
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
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

里革諫宣公夏濫國語

魯宣公夏濫於泗淵濫也水之淵取魚於里革斷其罟而棄之也苦網
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蟄
始發也水虞於是乎講眾留也音孤留音柳水虞魚取魚登川
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鱉鱉之

取之所以鳥獸孕水蟲成時謂春獸虞於是乎禁置罟羅罝罾魚
鼈以為夏槁獸魚掌鳥獸之禁令置罟羅罝罾也槁助
生阜也鳥獸以助生長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置罝罾音麗
以實廟庖畜功用也實宗廟庖厨以畜四且夫山不槎蘗槎所
日生澤不伐天草木魚禁鯤魚而鯨魚子也獸長麇麇應于
古之訓也魚子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罝罟貪無執也執極
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
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諭告師存侍御樂師曰藏罟不如置
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子胥諫吳王定趙 吳越

吳王夫差伐齊越王勾踐之師從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
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之
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
外復求怨微幸他國猶治救痲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痲
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歷楚趙之界齊
為疾其疥耳越之為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頃大王
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
狂惑之心無能益國

保申奉先王命答諫楚王 說苑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簡筮之矰以敗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舟
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
黃之狗簡筮之矰敗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不

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殺免於權祿託於諸侯
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
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
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
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
耻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
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齒落之矧
逐舟之姬務治乎荆蕪國三十今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
極言之功也

申胥諫吳陰越伐齊國語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
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勾踐恐懼而改其謀

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廢
民殷衆豈甲兵越之在吳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
不忘吳於真心也戚然服土以伺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
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
哉將必起實有吳土王其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
不召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不郭破漢以
象帝舜亂弊楚國以間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
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
王親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
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服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
以璞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棘闌棘闌不納乃
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繼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

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鯨魚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夫兵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箇負矢將百群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

李梁諫魏伐邯鄲

戰國策

魏安釐王欲攻邯鄲李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趙文諫武靈王胡服

戰國策

趙武靈王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庸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浴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胡服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聞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

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

周昌極諫高祖廢嫡前漢

周昌漢高帝三年拜為御史大夫敢直言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遂走高帝遂得騎昌項問曰我如何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大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曰臣又誠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則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見昌為跪謝曰微臣太子樂廢

叔孫通諫廢嫡前漢

叔孫通漢高帝九年徙也為太子太傅十二年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

釋之諫用口辯前漢

張釋之字季陽漢文帝時拜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文帝曰吏

不當如此邪尉亡賴詔釋之拜番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四長者又復問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番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番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迺止不拜番夫

袁盎諫帝馳車前漢

袁盎漢文帝時任盎為郎中好直言常引大體慷慨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

乃山

袁盎諫摧折厲王前漢

袁盎漢文帝時淮南厲王劉殺辟陽侯告處驕甚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許淮南王益橫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盎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以為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閤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

鄧都諫景帝逐晁前漢

鄧都以郎事漢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

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曰遠矣亦不傷賈姬太后聞知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安國諫梁王出發臣前漢

韓安國字長儒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文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丞相爰盎景帝遣使捕詭勝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

乃山

袁盎諫摧折厲王前漢

袁盎漢文帝時淮南厲王劉辟陽侯居處驕甚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許淮南王益橫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盎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以為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柰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閤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必不用公言至此

鄧都諫景帝逐彘前漢

鄧都以郎事漢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

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曰遂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知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安國諫梁王出發臣前漢

韓安國字長孺事梁孝主為中大夫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文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廼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丞相爰盎景帝遣使捕詭勝安國問詭勝匿王所廼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至此

江用官垣事卒自殺中尉齊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言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

賈誼諫封淮南四子前漢

漢文帝欲封淮南王四子太傅賈誼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皇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索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

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

枚乘諫吳王濞不聽說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

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聞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沸之冷令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小而加百中馬可謂善射矣

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蘗可引而絕可擢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脩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比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方朔諫起苑前漢

東方朔字曼倩武帝始為微行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微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文詔中尉左右

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郡社之民東方朔諫曰夫孝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東而維以西厥濱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之地也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積穀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直芋水多鰓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長養麋鹿鹿狐兔之苑大虎豹之靈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者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固之騎馳東西車驚尚土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患是其不可三也上拜朔為太中大夫給

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

汲黯諫武帝賞馬前漢

汲黯在武帝時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亡錢役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迺肯出馬且匈奴呼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問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萬臣愚以為陛下行胡人計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函獲因之以此謝天下塞百姓之心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衆來臣當發良民自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繩以為關出財物如造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以謝天

下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發矣

王吉諫昌邑王汲黯前漢

王吉字子陽武帝時遷雲陽令舉頃良為昌邑中尉而王每遊獵驅馳國中動作立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帥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大王不為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樽街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操筆身勞於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冬則為風寒之所匿簿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辱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宜夙夜念此以守聖意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諫吾過侯謂者千秋

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以從自...
爭甚得輔弼之義

伍被諫淮南王邪謀

伍被武帝時以材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謀自
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
數微諫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之被曰臣女
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而曰臣女蘇也存
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露也

伍被諫淮南見禍未見福

伍被武帝時為淮南中郎王謂伍被曰人言絕成身之道天
不遺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
見其福也後漢建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

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開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
而卿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畧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畧衡山以
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
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
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

魏相諫擊匈奴前漢

魏相字弱翁漢宣帝時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元康中匈奴遣
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
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
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待已而起者謂之
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
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

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紛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更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而止

張敞諫太后止田獵前漢

張敞字子高宣帝時為膠東相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

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欽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雖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貢禹勸元帝節儉前漢

貢禹字少翁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帝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珉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

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立琕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綉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

薛廣德免冠極諫 前漢

薛廣德字長卿漢元帝時遷諫議大夫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因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毆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此人所當如是邪乃從橋

朱雲諫成帝去張禹 前漢

朱雲字游漢成帝時為槐里令坐事為城旦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者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不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

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
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慶
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鞫
之以旌直臣

班伯諫飲見稱前漢

班伯漢成帝時為侍中光祿大夫時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
為微行行則同黃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夏趙李諸侍中
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噉時樂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踞妲已
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持畫而問伯紉為無
道至於是序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
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
酒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譟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

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
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

劉輔諫立趙婕妤前漢

劉輔河間宗室也成帝時權諫大夫會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
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
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
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
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虜雖風夜自
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
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
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
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

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
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
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

谷永上書戒欲前漢

谷永字子雲漢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上書言祭祀方
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谷永說上曰臣
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奇
怪鬼神及僊人服食不終之樂選興輕舉等術皆惑人惑衆挾左道懷
詐偽以欺罔主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秦始皇甘心
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
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
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震動海內元鼎

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握拳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
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
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而曠日經年
靡有毫釐之驗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
其言

師丹諫哀帝變動失理前漢

師丹字仲公哀帝即位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領尚書事丹自
以師傳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
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
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邛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
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

卷十六
三十一
陛下之過聞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剝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
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
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
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繼
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
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
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
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無功
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
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

母將隆諫帝賜兵器前漢

母將隆字君房漢哀帝時遷報金吾哀帝使中黃門發武庫兵

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
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六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
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
私亦王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額征伐迺賜斧鉞漢家邊吏職
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
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
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
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
詔

鄧曄拒關諫
後漢

鄧曄字君章光武時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夜還曄拒
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曄曰大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

因從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人惟憂而陛下... 林夜以繼晷其如宗廟社稷何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鈺期諫微行後漢

鈺期字次况光武時為南尉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中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因與而還

張湛諫墮容後漢

張湛字子孝光武時拜... 祿勳光武臨朝或有墮容湛輒諫諍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中屠剛諫出游後漢

中屠剛字巨卿光武時人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光武徵拜御史遷尚書令帝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聽以頭軻乘輿輪帝遂止時內外百官多上自選舉加以注理農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剛輒極言以數自諫失旨出為平陰令

郭憲諫征隗囂後漢

郭憲字子橫而光祿勳漢光武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軻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嘆曰恨不用子橫之言後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諍不合乃伏地稱眩醫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言不虛也憲遂以病辭

退卒於家

東平王蒼諫獵後漢

東平憲王蒼光武子在朝多所隆益明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之九城第尋聞當遂接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衆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聞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首蒙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

鍾離意諫起北宮後漢

鍾離意字子阿明帝時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千廣成苑意以為從禽廢政嘗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關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容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官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官室榮也自古非苦官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詔報曰湯引六事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此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威然懃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闕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今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戒者不急庶消災謹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

鍾離意屢諫後漢

鍾離意為尚書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諍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獲上疏曰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感逆和氣以致天灾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不出為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張禹驛諫輒還後漢

張禹字伯達拜太尉和帝甚禮之永元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

以太尉兼衛尉留守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

魯仲康止北征萬年龜鏡

後漢和帝欲遣將征北侍御史魯仲康上疏諫曰今以春月興軍動擾天下事戎夷非所以垂恩中國也萬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得者則天氣為之外錯况于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

張禹諫鄧后後漢

安帝永初四年鄧太后母新野君病皇太后車駕幸其第張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勤設先置止則文戟清道而後行清

室而後御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忝忝之至孝親省
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比
三上固爭乃還宮

楊倫切諫後漢

楊倫字仲理為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
守後有司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
餘人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
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大郡
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
州刺史劉福等累穢既竟伏其誅而材狼之吏至今不絕者
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
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

言者猶塵加萬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留神
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
事激以求直坐不致結鬼新詔書以倫數進忠言持原之免歸
田里順帝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大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
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乃
溺河內潮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
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彊於三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
升高寵以藩傳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猶志遂徵
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
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遂遁不行卒於家

胡廣論選建中宮後漢

胡廣字伯始選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

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夫岐嶷形於自
然俛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
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徃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
職存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崇貴人良
家子定立為皇后

李咸諫別葬母后 後漢

李咸為太尉陳蕃實式以謀誅宦官事泄見殺實太后遷南宮
雲臺而崩將葬曾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咸時
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
吾不生還矣乃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皇后嘗害恭懷安思閭后
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今長樂太后

親嘗稱制天下且授立聖明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
太后為母乎宜合葬宣陵如舊制帝省奏遂合葬

公沙穆諫劉敞 後漢

公沙穆字文久舉孝廉遷相時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
所為多不法廢嫡立庶傲慢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
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使何因得此譟聲之甚也
幸承先人之表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
廷使臣為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
庶子還立嫡嗣其養頌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敬涕
泣為謝多從其所規桓帝永壽中遷遼東屬國

陳蕃上疏諫李膺等寃 後漢

陳蕃桓帝時轉太中大夫時李膺等下獄蕃因上疏諫曰臣

閔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舉秦焚書阮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或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反八方何況免無罪於獄殺無辜於是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文青徐英早玉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網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害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沃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楊秉諫帝微行後漢

楊秉字叔卿楊震中子也桓帝時拜太中大夫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

郊廟之事則鑿旗不駕故詩稱自郊俎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
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繁
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官級重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
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奔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
學克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權
折畧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

楊秉奏除宦者後漢

楊秉桓帝時拜太常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臧
罪暴雷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
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
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
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

公富擬國家飲食極有饅僕妾盈紉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
何以尚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要
重必有日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
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
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
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
奏尚書召對秉錄傷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
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
之惡唯力是視雖通辭慢中屠嘉召道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
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
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

杜襲諫伐許攸魏書

杜襲字子緒漢獻帝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曹操而有慢言
操大怒先欲代之羣臣多諫操橫刀於膝不聽襲入欲諫操逆
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
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
之不闢手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
操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方今豺狼當路而狐
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
之弩不為雁兒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蓬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
何足以勞神武乎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王脩諫袁譚魏書

土脩字叔溫漢獻帝時為袁譚別駕譚與弟尚有隙相攻脩諫曰
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

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
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
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
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卒為操所
滅

辛毗引裾諫帝魏書

辛毗字佐治為魏侍中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
民饑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
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
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
肖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
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

曰佐治卿特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徒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從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群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稀出

王肅諫征蜀魏書

王肅字子雍魏文帝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二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况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又今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懸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和時通於權

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豐登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首矣於是遂罷

衛臻隨事諫魏書

衛臻字公振魏文帝時轉侍中中書魏明帝時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乃殿中畫槽收蘭臺令史臻奏繁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也惟此制也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少而所損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群司將遂越職以干陛下

鮑勛忠諫忤旨被殺魏書

鮑勛字叔業為駙馬都尉兼侍中又帝將出遊獵勛停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又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考治天下陛下仁

聖惻隱有同古烈臣異當繼蹤前代今萬世可則也如何在此諒
間之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
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如八音也侍中劉曄
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一和人理隆治致化
萬邦咸又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昇并蓋於原野傷生育
之至理御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
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預也因奏劉曄佞諂不忠阿順陛下過
戕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過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
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群
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為宮正官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
而用之百寮嚴憚固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群臣大議勛面
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

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
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
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為治
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助時營壘
未成但立標琦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
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
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
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
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
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
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

楊偉諫明帝伐墓木魏書

揚偉字世英魏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
松栢毀壞碑獸石柱事及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為後世之法則

鐘毓諫明帝西征魏書

鐘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明帝太和
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
尚惟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
為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夫關中之費所
損非一旦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
侍郎

董尋上書諫奢侈魏書

董尋魏明帝時為司徒雷議掾是時從長安鐘虜駱駝銅人承
露盤折銅人重不可置大發銅鑄作銅人又鑄黃龍鳳尋上書

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
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王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
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戰野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
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乃
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
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
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遵群
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綉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
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豈非謂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君不
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灾害屢降凶惡之
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為戲

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此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
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奉沐浴
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汝尋有詔勿問

楊阜諫營宮室魏書

楊阜字義山明帝時遷少府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官殿阜
上疏曰堯尚茅茨禹卑宮室乃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
耳古之聖明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獎百姓之財力者也桀
作瑛室紂為傾宮楚禁章華秦作阿房皆致喪敗而陛下當以
堯舜為湯文武為法身躬殷紂楚秦為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
臺是侈是飾必有傾覆之禍若不察臣言恐祖宗之祚將墜于
地使臣身死有補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
誅書奏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劉楨美顛諫植魏書

邢顛字子昂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
法度如邢顛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顛防閑以禮無所屈撓
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顛北土之彥少秉高節
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
而楨禮遇殊特顛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
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植不聽

譙周諫後主節聲樂蜀書

譙周字允南少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丞相諸葛亮領
益州牧命為勸學從事後徙為典學從事後主立太子以譙周
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
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

未必以其勢之廣挾惟其德之溥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
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
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
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嘆聲布四海於是
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
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
徒至于輿疾齋棺繼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屠王
即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

虞翻切諫游獵吳書

虞翻字仲翔為孫策功曹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
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以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
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人君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

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李害之顏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

張紘諫策輕敵吳書

張紘字子綱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
質焉表為正議校尉從討丹楊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
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
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

潘濬諫射雉吳書

潘濬字承明為吳治中孫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
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
非急弦也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
在乃手自撒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張昭諫射虎吳書

張昭字子布為吳軍師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

劉基抱權諫救虞翻吳書

虞翻字仲翔仕吳孫權為騎都尉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被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

後言殺皆不得殺

賀齊泣諫權自重吳書

孫權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洋北幾至危殆賀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以刻心非但書諸紳也

孫登諫權進饌納賢吳書

孫登為太子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咸損太官殺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為之加饌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關又陳陸遜

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

陸凱諫皓不遵二十餘事吳書

陸凱孫皓時為丞相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灾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桀龍逢殷纣伊執事斯前世之明効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

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彀或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謀超步紫闈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白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鯨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序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

故國富民克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
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
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
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
帝每宴見群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廢且並
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
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
靈親近官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廣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
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
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在州郡條牒
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
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

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大婦生離夫故作役
兒從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
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
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間效之於
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闕黨者進是不遵
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性知農秋惟收稻江渚
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
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
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
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
反亂寔由茲起是為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
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一錢欵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

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陸凱上表極諫 吳書

陸凱為丞相孫誥所行轉暴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畧陳其要盡寫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述脩前德不可損

棄臣言放奢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常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貶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念亡國之人復桀般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過陛下不能循俗與眾沉浮若比干伍負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福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殫煩上事徃徃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越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以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胃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

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鬚膚黃者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
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歔歎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
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疆敵
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
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播擄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
非保國政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禳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
遭大旱身禱桑林焚感守心宋景退斂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
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懲黎庶之困
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務築宮室若
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
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
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有倚此乃子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

子一離鯨念克骨茅茨不剪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于南宮
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
曰逆虜游蕪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之不獲
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此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冠鈔
攝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
首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
留意臣不虛言

向雄請留齊王攸 晉書

向雄字茂伯晉武帝太康初為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
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卧在京邑所
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

裴頠疏諫 晉書

裴頡字逸民晉惠帝時遷尚書侍中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加光祿大夫每授一職即殷勤固讓表疏十上引古今成敗以為言覽之者莫不寒心帝以陳匡韓嵩侍東宮顧諫曰東宮之建以諸皇極必簡英俊與之游接成其德性匡嵩尚幼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

張華諫廢嫡嗣

晉書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居阿衡之任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非衣願以為宜檢校傳書者及比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眾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聖因表乞免為庶帝可其奏

閻續與魏進諫

晉書

閻續字續伯晉惠帝時河間王顥引為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續與魏詰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每選師傅率取膏粱之家希有衛綰周文石奮踈廣之流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察古典欲令知先賤後貴頃東宮亦微太盛所致致敗也方今天下多故國儲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臣老母見臣為表乃為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為頻見拔擢嘗為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

刑誅書御不省

蔡克等諫殺雲晉書

晉惠帝時江統蔡克棗嵩等為成都王穎官屬先是陸機之敗也並收雲統等乃上疏云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政竭愚竊以備誹謗諷不納統等重請穎逕迴者三日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群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執穎入催令殺雲

嵇紹諫齊王冏與第舍晉書

嵇紹字延祖惠帝時齊王冏輔政大興第舍驕奢滋甚紹以書諫曰夏禹以卑室稱羨唐虞以茅茨顯德曹屋蔀家無益危亡

竊承毀敗太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為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顛顛咸待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勲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冏雖謙順以報之而卒不能用

王豹致牋諫齊王冏晉書

王豹惠帝時為齊王冏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為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為謚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為輒有不善也今公剋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

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
漢三而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與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
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
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疾藜生庭異此
求安未知其福

周嵩疏王導等忠誠 晉書

周嵩字仲智晉元帝時為御史中丞帝見王敦勢盛踈忌王導
等乃上疏言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
相仍得失之迹難可詳言今王導等至忠竭誠共隆大業陛下
割據江東興復旧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臣干犯
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帝感惜
導等獲全

庾亮諫申韓傷化 晉書

庾亮字元規晉元帝時為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甚器重之
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與温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時帝
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
心太子甚納焉

郭璞諫任谷妖妄 晉書

郭璞字景純晉元帝時為著作佐郎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樹
下忽一人着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
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
關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官中璞復上疏曰為國以禮正
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案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
况谷妖詭怪使之察迹殿省穢亂天聽臣切不取今谷妖壘詐

妄則當投畀裔土不宜褻近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不
忘直筆惟義足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

溫嶠斷鞅諫戰 晉書

王敦之亂六軍敗績晉王太子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
子溫嶠固諫抽劔斬鞅乃止

孫綽諫遷都 晉書

孫綽字興公晉元帝時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征西將軍庾
亮請綽為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
殷浩以為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轉永嘉
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即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
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
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

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

顧榮諫元帝罷禱祀 晉書

顧榮字彥先元帝鎮江東加散騎常侍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
以祈禱頗廢萬機乃上牋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
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捉髮何哉誠以
一日萬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哀季之末
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脊野次星言夙駕
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
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疆賊
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冲虛納下廣延雋彥思
盡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耻則群生有
賴開泰有期矣

顧和諫封保母晉書

顧和字君孝晉成帝時遷侍中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奉詔和獨上疏以為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勲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為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此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執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

江道諫止營修晉書

江道字道載晉穆帝時遷吏部郎長兼侍中帝將修後池起閣道道上疏以為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鴈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

之官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為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勛勞為勤此自古之令典執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眾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比魏河洛兵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為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矚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休於自然冲素刑乎萬國詔

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為登覽不以臺觀游豫
不以苑沼偃息異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三代
之文仰味歲農俯尋周孔其為逍遙足以尊道德之輔親措紳
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績惟疑六
合咸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
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群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
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

孔嚴諫不可鴻祀晉書

哀帝隆和元年詔曰天文災度太史雖有禳祈之事猶蒙青篋
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尚書左丞孔嚴
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
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

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
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石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

高嵩樂詩晉書

高嵩字茂琰少好學總角時何亮稱其明惠晉哀帝時累遷侍
中帝雅好服食嵩諫以為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食也

索振諫張重華晉書

前涼主張重華好與群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
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實實大業未就懷
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勅敵今遺噓尚
廣倉帑虛竭金帛之廢所宜慎之昔世祖即位躬親萬機章奏
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
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益非明主之事臣竊未

安重華善之

索遐忠諫晉書

索遐為西平公涼州牧張重華司直時重華自以連破勅敵頗
怠政事希接賓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荷當
今之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機開延英又夙夜乾乾勉於
庶政自頃內外踴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即撫慰而彌日不接
國老朝賢當虛已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
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棊弈之間繾綣左右小
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
以迴惶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
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
彼近習弭塞外聲脩政聽朝使下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

答謝然不之改也

汜稱諫張士業晉書

前涼後主張士業用刑頗嚴繕築不止主簿汜稱上疏諫曰臣
聞天之于愛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則垂災譴以誠之改
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魏公是也元年三
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
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
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願亦聞道於先師
且行年五拾有九請為殿下畧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
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
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為涼州藉秦兵亂規有全涼之地
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

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群胡創亂
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
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
漸之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
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為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
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
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
為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
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脩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
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殿
下親仁善鄰養威觀禮少罷官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宮嬪妃
諸弟子女躬受分田身勤稼穡以清儉素德為榮息茲奢

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英雋修秦氏之術
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為
前驅納子房之妙筭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
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
士業並不納士業立年而宋受禪士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
乃止

尸緯諫姚萇周段鏗晉書

尸緯字景亮性剛簡清亮姚萇奔馬牧緯與尸詳等推萇為盟
主遂為佐命元功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為侍中緯
固諫以為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
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為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
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貞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

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甚曰卿實不及胡為不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甚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甚默然乃出鏗為北地太守

梁喜諫秦主寵弼過甚晉書

梁喜仕於秦主興為右僕射時侍中任譙京兆尹尹昭與喜承間言於秦主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凶無狀潛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太山之

安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

陳元達鎖樹諫聰晉書

陳元達漢主劉聰時為廷尉漢主將為劉氏起鷄儀殿於後庭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為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莽故上天剿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后妃嬪服無綺練重逆群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群后饗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為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

將營鷄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為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官
宇粗給今之所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
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
美為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
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
費如彼陛下之狹歎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不測
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手不
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
東市使群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
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
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下游於地
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鎖胷而入及至即以鎖絏

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
私勅左右停刑於是手跡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
園為納賢園李中堂為規賢堂

群臣極諫劉聰晉書

王彰仕漢主劉聰為中軍時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
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温明微光二殿不成皆斬于東市聰
游獵無度常晨出暮歸觀漁於汾水以燭繼晷彰諫曰今大難未
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
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爾四海歸情何可墜之
於垂成墮之於將就比竊觀陛下所為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
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昆去此咫尺之間
狂狗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脩來則億

